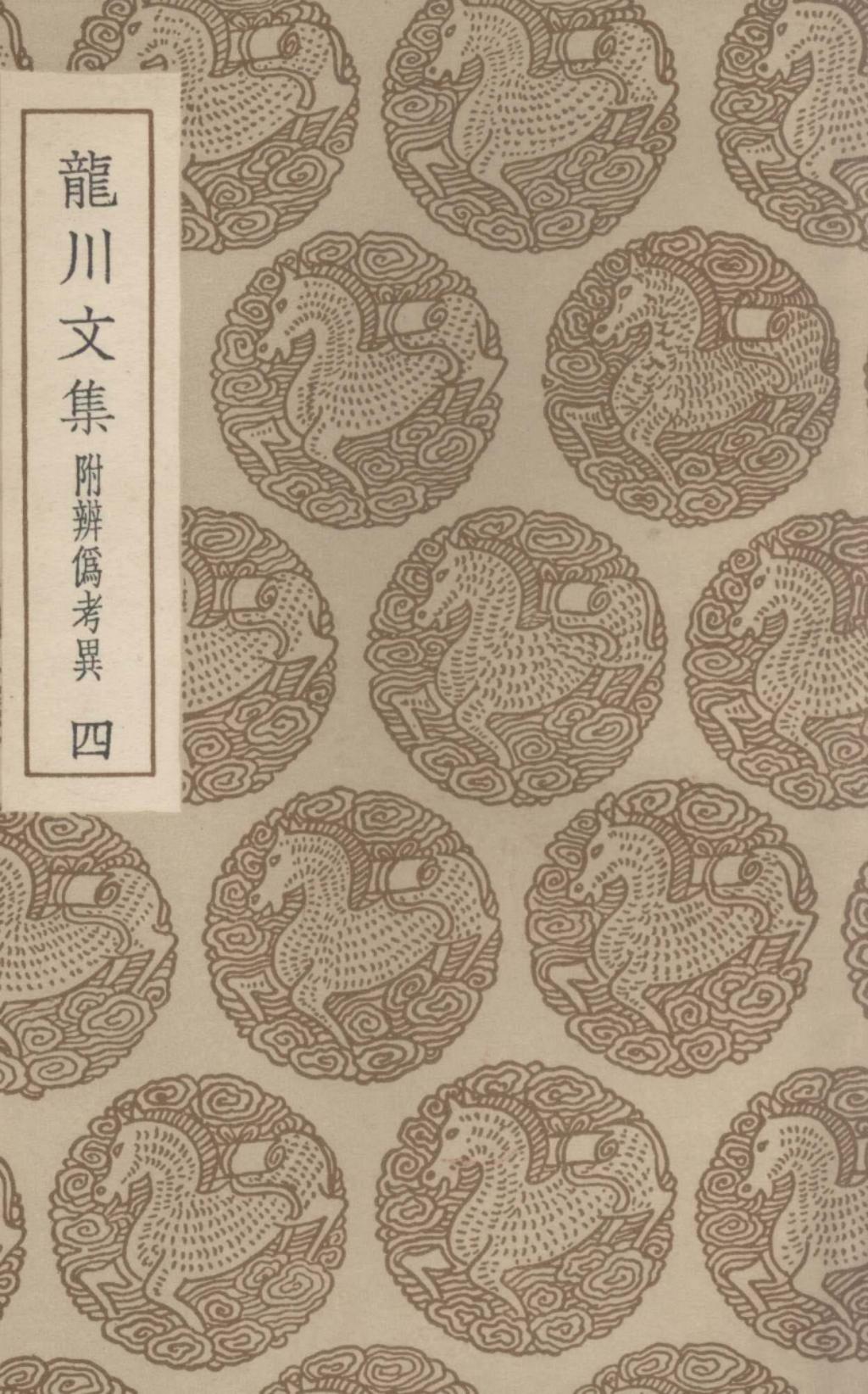


龍川文集 附辨僞考異 四





集 文 川 龍

異考 偽辨 附

(四)

陳 亮 撰

# 龍川文集卷之十八

啟

賀周丞相啟

屬者廷有大號相則真儒天人知歸夷夏咸聳緬惟慶慰厥有英略乃佐興王至於守文之君必也持重之相兩適相求而相遇一皆入細以入龜洪惟本朝獨異前古苟在此位無非以儒盡取六經之空言發於一代之實用人才高下固亦多端聖道始終長蘇一日此三代之所以盛而兩漢之未能純雖使間世而生何異比肩而立敬惟大丞相國公萬夫之特四國所瞻長江大河足以流傳墨客光風霽月足以蕩漾英游用德宇之老成易辭場之後發舊人誰在莫與同升華貫徧儀始膺爰立歷數紹興渡江以後敢忘建隆立國之初淵源可推聿先游夏指揮苟定不數蕭曹國有人焉天所命者某登門雖久參乘莫勝心知累卵之甚危技至屠龍而何用不圖歲晚遂際經綸寧問時宜悉垂覆蓋

賀洪景盧除內翰啟

伏審進東觀之成書拜北門之真命當爲此官久矣或進用於下陳願乃於今得之爰屹成於舊德治朝舉此公論翕然竊以周置內史之官漢重尙書之選政事攷以法令之貳中外應以義理之文責重望高有四方冊命之掌職親地密皆一人聽治之餘或廢或興有因有革翰苑起於唐室而官制崇於本朝匪

曰私人是爲內相玉堂夜直動則詔王寢殿朝參退而視艸以謀王體以壯國經維時老成作我心膂敬惟侍講脩史內翰襟期洒落風度粹夷道德文章足以宗師一世器能政理足以度越羣工羽儀廟朝翹翔禁路百年舊事勒成大典以無遺千古陳編孰謂聖傳之可祕蔚從人望簡在帝心瞻二難之迭居宜一妙之獨殿因嘗拜假就使爲真眷意方隆登庸所屬嘉言善話固已久沃於聖聰至公血誠行且獨開於天步盡還舊觀足慰具瞻某獲從門屏之游親睹衣冠之盛一命再命循牆而恭特書大書秉筆以俟謹再拜遣一介奉啟事詣堦墀投納伏惟台慈特賜鑿念

謝王丞相書

謗如蝟磔莫尋解免之端命若鴻毛敢覬生全之幸非丞相獨主公道於上則廷尉未爲天下之平卒以微生自歸洪造伏念某性固小異命亦多奇縱居不擇鄉豈爲惡人之道地使行或由徑寧通小吏之金錢不察以世俗之常情敢望以君子之大道吏文雜治第知鍛鍊之無端口語橫生當信吠聲之可畏所幸聖賢之在上不使梵獨之向隅雖木索加焉失明哲保身之術然杖笞免矣皆照臨及物之功還其無罪之軀長我有道之國此蓋伏遇大丞相國公兩朝耆德間世偉人小物克勤率以畢公之正一夫不獲曰惟伊尹之辜欲民無冤繫國有政辭雖自列每嗟獄吏之爲尊士不足云亦使大夫之知免雖微欲報之所尙期未死以前

謝畱丞相啟

兵莫僭於志春秋所以嚴首惡之誅物不得其平法令所以求顯狀之著厥或司存之疑貳則煩廟論之平章小人覬其可欺微軀恃以無恐敢言偶幸實賴生全竊以有萬不同合民命而爲國命殺一無罪損王心以違天心曾是細微之災終累久長之福苟其有少或似所當明辯於十目之嚴至於了不相干寧肯依違於衆口之鑠判然生死之異道由此是非之大明伏念某暗於自知甘於受謗屬贅而已誦說云乎推平生志念之無他欲尊主庇民而未可嗟晚歲口語之可畏謂殺人伏法以何疑不圖事狀之皦然猶待詔獄而後定風波洶湧尙餘勢之未平日月照臨幸容光之無蔽使不及此其將若何此蓋伏遇大丞相少保國公弼亮兩朝仰成元老不以紛紜爲喜怒不以疑似定刑誅通一身無非至公豈待仁聲之達與四海同茲大慶共觀生道之施朝無失刑人有定嚮恥當吾世成大夫可去之機尙使爾民信君子必歸之恕事非小補會適洪私不勞有力之呼無復向隅之泣自頂至踵橫嘉惠於不貲鏤骨銘肌悵餘年之無幾

謝葛知院啟

人小有才未知死所世皆欲殺要豈公心惟愛士出於至誠則恤刑視其大體門牆舊物螻蟻微生鳴其積冤納之洪造伏念某少持跌宕久遂闕疎學劍何止不成徒存逸想讀書非求甚解第采高標謾曰古心不入俗眼旣置身於無用宜取禍以難明下流而致縉紳之見推從何自取窮居而使衣食之粗足似若無因謂其豪強處以任俠加虛謗於實事入信語於疑心內揣甚安譽不爲喜而毀不爲沮外傳大甚

惡欲其死而愛欲其生。醞在平時，合成奇禍。重以當塗之立意，加之衆怨之鑿空，人與千金未能半信。家置一喙，猶有後言。遂煩詔獄之興，允謂事情之審，不勝讒者，尙及今茲。非廟論之至平，蓋殘生之永已。此蓋伏遇知院相公，以絕人之量，涵蓋世之英闡，閑往來歸之無事，是非好惡，泯於不爭。方其爲章布之時，固已有公輔之器，較藝軼出，肯矜衡於已能，奕世嗣興，況踐更於時變，收天下之小以爲大，合人情之異，以爲同。數歷班行，從容廊廟，飢溺關於禹稷，指揮定於蕭曹，對衆一言，羣吏聳聞而加審，從旁四顧，同列熟視以生嗟。興言有識之知幾，安得無故而殺士，爲國遠慮，欲民無冤。當二三大臣之同心，何往非福。使億萬斯年之受祐，有慶惟刑。

謝胡參政啟

並建豪英，獲際不寃之世。苟全性命，頗思當痛之時。雖以自憐，敢不知幸。伏念某立志雖廣，受才則疎，少不如人，所向牆壁。老之將至，乃罿網羅。苟有一跡之可疑，豈逃十目之所指。自嗟命薄，適值途窮，一口傳虛，墮路人而爲罪。三年置對，任獄吏之便文，不思訟者之謂誰。但使仇人之逞志，鞠之又鞠，疑於無疑，殺一不辜，懼損奕世無疆之福。凡百君子，易生私憂過計之心，欲究盡於物情，終上干於廟論。此蓋伏遇參政相公，爲國遠慮，作時孚先，稱物平施，出一代經綸之手，議獄緩死，佐九重斷制之仁，欲使民瞑目以無言，必自我平心而取決。捨一生於九死，寧勿藥無妄之災。付萬事於大公，豈施恩不報之所有。來私謝未泯常情。

謝陳同知勵

鹿非產於庖廚，繫惟其命。益豈干於日月，戴掩其明。嗟哉平人，有此奇禍。肯茹冤於聖世，必白事於羣公。卒以微生，自歸洪造。敢緣雅故，妄出等夷。伏念某少覽古書，恐遂流於無用。晚更世故，始漸見於難通。豈求田問舍之是專，亦閉門造車之可驗。一毫以上，通緩急於里閭。終歲之間，僅飽煖其妻子。怨之所在，明者不知。苟有邪心，雖路人亦甘於就繫。至遭毒手，蓋坐客盡知其爲冤。第以當路之見憎，況復旁觀之共謗。怨家白撰於其外，獄吏文致於其中。儼然凶人，無一可免。置之詔獄，凡百謂何。詰其來繇，可爲驚駭。逮風波之既定，亦事狀之皦然。多取天地之虛名，所宜受罰。猶有鬼神之明證，終賴持平國有人焉。事無冤者，此蓋伏遇樞密相公，英姿不世。學力絕人，無遺憾於天。不求同於俗，古心古貌，讀前輩未見之書，先覺先知。得累聖不傳之學，雖泊然於世念，豈得已於時須刑名度數之諸家。源流具涉，規矩準繩之大器，本末兼通。以典民彝，以斷國論，方求萬事之合律。不忍一夫之納溝疇，昔少年許其託契。晚節末路，不啻如新。豈敢以冤而自言，固已無簡而不聽。恍如一夢，盡忘井邑之故。吾願以餘年，自附門牆之小物。

謝羅尚書啟

自頂至踵，橫嘉惠於諸公。與口誓心，指殘生於再世。雖施恩不求其報，而顧義必知所歸。自殘奇蹇之蹤，倍費生全之力。伏念某暗於涉世，拙於謀身。直情徑行，視毀譽如風而不恤。跋前疐後，方進退惟谷以堪。驚向也路人，俄而重辟。昧木索之，皆具寧髮膚之可全。苟以疑似殘其軀，豈敢爲當塗而自愛。至於羅纖

勦其命亦恐成聖世之失刑竟不察於人言爰特興於詔獄半毫以上皆鑿空無據之詞十目之間有左驗甚明之實平心以察兩造低首而聽一成獄情既真物論惟允死生異道天地鬼神之鑒臨骨肉成冤父子夫婦之感泣事係臯陶之種德心知伯夷之折民申其天休長我王國此蓋伏遇修史侍講判部尙書英姿不世偉度自天方爲布衣固已有當世之志及持從橐莫不惟大賢之歸內韜駿發之才蔚負老成之望青天白日有是清明霽月光風終然洒落軫一夫納溝之念操萬事入律之權小用經綸大有關繫敢以平生之雅故用爲緩急之據依恭值仁心遂張公道忧惕惻隱知納交要譽之皆非踏斃沈埋豈繁言蔓詞之爲瀆僅賒九死莫報萬分

謝汪侍郎啟

孝敬之道素虧擢親非罪營救之誠不至有枉莫伸咎皆自貽情將誰恤何足以關君子之念不期而逢執法之平一飯圓禪餘生感幸永惟天地之大義莫先父子之至情不可解於心與生俱出而與死俱入敢有愛其力無高不卽而無幽不求當其處倉皇急迫之中不暇顧是非利害之實開口而自道說非以爲誇逢人而輒號呼庶其或遇總是可憐之狀出於欲脫之心誠不形焉人誰念者伏惟某官經綸獨任明允自將當赤子入井之時有烏獲挽綆之力惻然拯溺夫豈爲人顧此久淪乃爾幸會戴天履地獲自附人子之中分死得生無非拜大賢之賜不知報德之何所但覺拊心而自憐痛定之餘涕下而已

謝梁侍郎啟

法如江河使之易避人其金玉是以無瑕安有歛而易見之情乃成久而不決之獄牽連就逮號泣求伸世豈無冤自嗟太甚伏念某身名不競時命皆非豪於里闐所得寧幾迫於妻子無策自資孰爲龍斷之登羞作墦間之乞推平生之作計擇禍欲輕及晚歲之多艱轉身無所重以當塗之切齒加之羣小之讐空衆口莫調但承虛而接響十目共覩嘆因誤以成訛昭然行道之夫徒爾迫人於險制獄之設貴得其平事情之孚無過於實天地鬼神之具在死生禍福之遂分此蓋伏遇判部侍郎以君子長者之用心識前輩大人之行事有寬無猛治體所關惟恕故平吏師之表蓋張廷尉之多忤兼徐司刑之所難肯使要人自行私意無簡不聽尙懼凡民之有辭以法爲公寧敢殺士而無故式長王國具嚴天威尙以餘年拭目鈞陶之盛誓之再世捐心報效之期

謝陳侍郎啟

德邁丘山人非土石不敢淺量君子之識而竟失事大夫之恭罪則奚逃心猶可見竊以遇人於險必動其心出己之恩何嫌於謝此不易之常理未有知其由來激者爲之動輒過甚越石求晏子而未已叔向置祁老而自朝第知效顰不悟成拙言念昔者皇皇何以爲心所謂伊人望望若將灑我五年之屈一日而伸徒費號呼竟蘇幸會此蓋伏遇某官置身於繩準之內臨民有父母之心寧失不經忍視向隅之泣以其所愛曾微識面之嫌借其力於一言活人父於九死捐軀未足爲報況一至門執筆不知所云抑萬無地

謝鄭侍郎啟

文致詆欺之法久矣不行生死肉骨之恩今焉創見事實關於國體道尤惄於人心曾是餘年無非大造伏念某少嘗有志於當世晚乃自安於一廬身名俱沈置而不論衣食纔足示以無求人真謂其有餘心固疑其克取而況奴僕射日生之利子弟爲歲晏之謀怨有所歸謂可從於勿恤內常無歉豈自意其難明俄而積世之冤端若從天而下塗人相殺罪及異鄉當路見憎勘從旁郡恂恂之勢可畏炎炎之焰若何一死一生足累久長之福十目十手具知來歷之非莫弭人言爰興詔獄是非錯出真僞相淆不以大公而並觀孰從衆證而細攷附法以殺雖百喙以何言出意而行恐單詞而無據念天下之有冤士蓋古之人之用心坦然周道之平翕若漢庭之允悉歸繩尺猶有鬼神此蓋伏遇判部侍郎以獨見之明持甚平之論學期聖祕肯姑徇於俗傳心與天通寧曲從於世好正色不撓以法自將念曾子之慨然昔聞斯勇使宣尼而尚在今見其剛純意國家不遺微小拯匹夫於焚溺懼損萬分辦大事於從容可觀一節彌綸妙手經濟長才古道今時合爲全體正人端士朗在下風萃之微軀昭厥來世閨門六十口分無免矣之期行法二百年未有若斯之懿自今以始制命知歸

謝曾察院啟

上下交攻命危絲髮是非隨定恩重丘山不欲凡民之有冤肯使殺士而無故公論所在善類知歸伏念某本無他長恥居人下常想英豪之行事隨乃塵凡頗知聖賢之用心雜之泥滓宜身名之不競謾衣食

之是謀志念不出里閭下流多謗姓字何干朝寧厚祿誤人合成為悔尤莫可湔洗雖明知其非罪孰肯昌言但陰覬於加憐翻成私禱第有途窮之哭俄逢陽長之亨此蓋伏遇察院執事挺然英果篤實之資輔以正大淵源之學嚴於律己出而見之事功心乎愛民動必關夫治道抱規矩準繩之大器愛毫髮絲粟之小才取諸深溝置之平地扶植正義以協天心審克祥刑以壽國脉翻然風動成此巖瞻豈以螻蟻之微生不關念慮終然天地之一命永感私恩

謝何正言啟

肅此臺綱無非體國求其情實要豈容心方物論之正騰匪詔獄而莫定持平以聽惟是之歸死則匪伊活之造次伏念某徒有凌高厲空之志本無應時適用之才同故舊之戚休乃名任俠通里閭之緩急見謂豪強欲爲飽暖之謀自速摧殘之禍謗出事情之外百喙莫明變生意料之餘三肱并折友朋私憂其身後兒女環泣於生前吾道非邪一窮至此男兒死爾正命謂何臺評欲付之大公天定竟還於無事國是所繫恩私有歸此蓋伏遇正言執事挺特性資屹然山立優游心事湛若鏡平盡洗偏阿具知情僞舉一世之端人正士莫之或合二百年之忠言嘉謨於斯並建故雖小小亦使昭昭況螻蟻之微生係天地之一命苟私意皆可致人於死則聖朝容有倚法之威欲民無冤爲國遠慮周道有小人之視各使適平漢綱無吏治之姦本非過察悵餘年之何用合四體以爲公

復吳氏定婚啟

天所作配。固非偶然。人各有心。未易相向。衆以爲可。誰其敢違。伏承某人從容庠序之間。英聲如許。而某小女子。跼伏閨門之內。女訓謂何。豈不願爲之有家。寧敢自詭於得士。有朋友之詔。遂成佳好於斯。將幣帛而來。亦脩故事而已。凌兢承命。倉卒何辭。有少答儀。具如別楮。

# 龍川文集卷之十九

書

與周參政葵

僕愚不肖。百罔一有顧嘗習爲文字。用以獲知於門下。自惟無以報稱。每思求天下之賢士。致之於公門。使本朝諸公。不得擅美於前。斯亦僕區區報稱萬一之心也。故向者輒誦其所知。而執事未辱畱念。敢復拔其尤者。而論之。左宣教郎胡權。研六經之旨。要得聖人之心。傳持身端方。俯仰無愧。若置之講勸之地。當有以增助君德。左文林郎王衡。強學力行。內嚴外順。通究民情之利病。明於事體。是非若置之論議之地。當有以資補時政。左朝奉郎葉衡。右迪功郎孫伯虎。文章清古。議論正當。臨機明敏。蒞政公方。化頑猾而有條。處劇煩而不亂。衡見知臨安之於潛。百姓未嘗有翻詞至府。一境之內。風化肅然。伯虎尉婺之永康。民有詞訟。皆請於州。願決之於尉。及攝邑事。民相戒無以曲事至縣。此皆衆耳目之所共知。非僕敢爲過言。若置之繁難之地。必能隨機處置。井井有理。凡茲四人。皆當今人材中可以一二數者也。執事黨論薦之於朝。天下將翕然以爲得人。苟一口以爲不然。僕亦當得誅絕於門下。今醜虧未滅。邊防尚擾。財匱兵乏。士怨民離。執事方當大政。宜日夜搜求人才。致之於朝。以共辦茲事。倘曰京局未有關員。姑爲後圖。日復一日。而事去矣。雖伊、呂更生。亦何救哉。區區之心。如此而已。伏惟鈞慈。特加裁察。

## 與王丞相淮

亮竊惟大丞相首秉國鈞士之歸心門下者豈但誠服德誼要亦不能無利於其間天下之士其無求於世者固少而吾之權又足以奔走天下之人則其勢固然也獨亮之於門下心悅誠服而未嘗自言丞相亦不得而知之歲杪嘗欲略布誠悃而迫歸倉卒又成自外入春以來貧病交攻更無一日好況雖欲拜一書以敍其本末亦復因循私切自念嚮者丞相於客退之後促膝而命之坐使得款語良久且憂其無用於時欲使得一試恩意懇懇雖父兄之於子弟不是過也亮而自外於門下是曾犬馬之不若故嘗願自獻其愚忠惟丞相審聽之聖上天日之表本非苟安於無事而又英明夐絕古今前後任相非一人矣蓋亦有所甚屬意者而倚權以行其私上亦終厭之獨丞相布誠心開公道進退則采之輿論廢置則付之準繩事上之日久而上亦察其無他也故確然信用而不疑久任而不拔章聖皇帝所謂王旦事朕之日久而朕亦察之熟矣卿等有事但與王旦商量故在中書十四五年而上不以爲疑下不以爲過丞相今日真有祖風矣甚盛甚休非餘人所可望其閫域也亮獨有所甚憂者秦丞相主和薰炙天地身享不過十五年又六年而和敗通止二十一年耳近者乙酉丙戌之和本非有一定之計而今亦二十一年矣此其勢恐不能久也南北分裂於今六十年此天數之當復也阿骨打之興於今近八十年正胡運之當衰也天下一統猶不能以五六十年無事於其間必有水旱盜賊乘時竊發之變況南北之勢而欲三十年苟安蓋亦甚難矣天下無事上之所以信任宰相者他人所不得而間也一旦緩急丞相能保上之終

任我乎奉身而退在丞相本非難事然平時之觖望於我者能保其不以我爲奇貨乎無事則我享其福有事則人當其難此又非丞相之素心也抱不哭之孩兒則當之而不辭肩千鈞之重負則報然而自退此又丞相之所當恥也亦嘗以區區管見窺測聖意緩急之所用決非今日之所用也一輩無賴平居大言以誑人交結以自鬻蓋亦有許其真能辦事者上安得不疑其可用乎布之邊徼付之繁劇人亦往往指目之矣異時誤國識者當議丞相之不早計也丞相今日縱未能盡收召天下之人才當一一知其姓名某人可當何任某人可辦何事四方之將帥當一一察其能否某人可當一面某人可臨一陣邊陲之急慢糧草之虛實兵卒之強弱城壁之堅脆歷然在目朗然在心一旦緩急則從容爲上言之使上有知人未盡之嘆天下有事故難量之識雖其號有才力者亦固在吾驅使間耳一輩無賴不得羣起而誤國其爲天下國家之福豈淺淺哉丞相雖長秉國鈞公論當不以爲過范文正公所謂身安而後國家可保者於丞相見之矣願丞相詳入思慮以幸斯世非亮一人之私言也丞相苟以爲然則亮又將有裨千慮之一得者繼此一進亮向嘗言葉適之文學與其爲人此衆所共知丞相亦嘗首肯之矣此人極有思慮又心事和平不肯隨時翻覆既有時名又取甲科今一任回改官於格例極易拈掇丞相若拔擢而用之必將有爲報效者但秀才要索事分若使之隨例久候於逆旅恐非其所能今已餘兩月丞相若於半月間那輒一差遣與之徐議拔擢亦無不可薛叔似文學雖不及適然識慮精密心事和平蓋亦不減向因面對上亦意其可用丞相蓋已將順上意矣若併收此人更與一遷而適代之上必不以爲難是丞相一

舉而得兩士亦足以厭滿天下之公論。亮當以五十口保任其終始可信也。其次如陳謙之文學識慮施邁之心事和平亦不宜久在掌故。亮固願使多士盡出門下。豈敢以一時之私妄有所論薦。此亦效忠之一事也。事之所當言心之所欲言者無限。今直未敢縷縷耳。丞相苟察其忠誠則我決不敢於此遂已惓之心伏冀鈞恕幸甚幸甚。

與韓無咎尚書

亮獲從一世士君子游。獨不識尚書。豈非大闕。不徒以民事太守於分不應僭干典謁。忽若無因而遭按劍。則其羞又有甚焉。貴貴尊賢之心人誰無之。持其說而兩不相值。迹涉疎慢。固其勢也。然區區尊慕之誠昭如白日。往者友人劉仲光嘗欲作啟以自通。方口吻悲鳴之際。亮奪其筆而爲之曰。吾以泄吾意耳。友朋無間。竟用以達於下執事。尚書試取而觀之。此豈屬吏應用備禮。以求免罪於記曹。而慢爲之者乎。今者尚書見亮城中故舊。輒爲齒及姓名。若將進而教之者。無乃有以得其心乎。亦但疑其久不來見乎。是以冒昧請謁。而尚書撫存教誡。若素出門下者。幸甚過望。亮少以狂豪馳驟諸公間。旋又脩飾語言。誑人以求知。諸君子晚又教以道德性命。非不屈折求合。然終不近也。如亮所聞。則又有異焉。會亮涉歷家難。窮愁困頓。零丁孤苦。皆世人耳目之所未及嘗者。不幸十餘年之間。大父母父母相繼下世。是以百念灰冷。不復與士齒。今但與妻孥併力耕桑。以圖溫飽。雖書冊亦已一切棄去。況更能脩飾語言。作少年塗抹事乎。嘗記歐陽文忠公與黃夢升劇談盡歡。求其文。終不肯出。夢升之言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

世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亮今者不幸似之。然縱談及此。亦竊有感焉。本朝二百年之間。學問文章。政事術業。各有家法。其本末源流。斑斑可攷。於兩漢無所不及。而或過之前輩。遞相授受。厥有準繩。渡江諸賢。收拾遺餘。無所墜失。不幸三四年之間。廢置不講。後生小子。不獲聞前輩緒論。皆以爲天下安有定法。各出意見。自立尺度。惟平者爲合律。奇者爲出倫耳。豈不悲哉。豈不痛哉。合渡江諸賢所聞。而又浩然自得於其間者。於今惟尚書一人。亮雖不言。尚書固自知之。如亮豈不願從之學。顧筋力念慮已如此。恐不復堪鍤鑄耳。鄙文數篇。輒溷崇視。祇以致尊慕之誠。子師尚書告以尚書欲見其送徐知縣序。亦附見於後。因以問於渡江諸賢之論。亦或有合否。不然。亦將得其所以不合者。至於託文以覬一日之知。則亮也何敢。雖天實鑒臨之。然其迹已如泥中之鬪獸。進退皆可以一笑也。七八月之交。尚書旣許其賜頃刻之間。縱談忘勢。或至於古之聖賢豪傑。所以陰扶天下之大勢。轉移天下之大機。抗人謨。立天命。於易之所謂與時偕行者。或能出其所見。以裨經綸之萬一。喪失所守之罪。獨亮自當之耳。干溷死罪。

與徐大諫良能

亮聞之。天下有二道。其一分也。其一義也。亮也不守爲士之分。切願有謁於門下者。抑將以行其義云爾。義行則分立矣。天子設學校於行都。使之羣居切磨。朝暮講究。斥百家之異說。而不以爲誕。言當今之利害。而不以爲狂。所以養成其才。而充其氣也。往者朝廷舉事公論一不協。則諸生羣起而獻其忠。雖天子爲之動容。而不深罪也。今也不然。獨亮自以生長明公之里。中又嘗拜伏門下。不可謂無一日之雅。則於